

这是一场即兴演奏，仿佛羚羊猛然遇见奔跑的麋鹿，涉水而过的象群经过刚刚苏醒的黑熊，灰鸢飞过雾气弥漫的雨林上空。长笛与“巴拉风”如同两个精灵，一个瘦削，一个健硕，奔跑在大地上。他们相互交织，又彼此缠斗，在巴黎的雨夜里，造出一座古老神秘，又狂野激情的黑暗森林。

雨一连下了十多天，还在继续。冬天刚开始的时候，一位朋友约我见面时就说，巴黎的雨季到了。现在已经是春天了，雨季还没有过去。大街上行人很少，车辆也少，湿漉漉的街显得无比空旷，虽然雨水的冷光被路灯染成了暖色调的黄，可是巴黎依然显得凄冷而忧伤。在城南长街尽头的一个小巷中，远远传来清澈的长笛。

长笛演奏家王伟先生邀我来参加威薇音乐沙龙的这场神秘的演出。我来得太早了。沙龙里只有王伟先生在吹笛。与一位从未合作过的非洲音乐家的即兴演奏让他担心，他迟疑地寻找着长笛不安的音符。那架古朴的“巴拉风”静静地蹲坐在他的旁边，像是睡着了。在角落里的一扇玻璃门后，闪过一袭湛蓝、深红，杂着金黄的袍



夜光杯

小学三年级时，我无意中得到一本书。这本书跟我以往读到的书都不太一样，我隐约感觉到，这就是外公所说的那个叫“小说”的东西。

外公教训表哥的时候，我也耳濡目染，逐渐明白“游戏机、足球、小说”是万万碰不得的三个“坏东西”。所以当我得到一本小说时，我有一种刺激感——在一个孩子看来，能够跟足球、游戏机并列在一起，一定是很“好玩的”。

于是我背着大人，每天读一点，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把那本书塞进一个不起眼的抽屉里。就像一点一点地舔舐一根棒棒糖，终于把那本书读到只剩一根光秃秃的塑料棍了，我也第一次体验到读完一本长篇小说带来的快感和成就感。

此后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对那本书念念不忘，终于有一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把它淘了回来。当重读之后，我失落地发现，它其实是一本很平庸的书；只是因为加了一层童年的滤镜，所以它才显得格外美好。

这样的重读，我并不全盘否定它，那是属于一个孩子独有的甜蜜，我因为尝过这样的甜蜜，才会亲近阅读，以至于此后读了更多的书，长成现在的我。

当然，大多数想要重读的书，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为职业编辑，我尽量做到不以个人趣味去判断一个作品，但作为纯粹的阅读个体，我必须承认，我是有阅读喜好的。那些被我反复阅读的小

角。只是一个背影。

因为生活杂事的阻隔，我与王伟先生已经数年未见。只是偶尔在一些音乐会或者长笛大赛的新闻里得知他的消息。他的笑容一样热忱，语音一样亲切，仿佛我们只是刚刚分手，又再见面。仿佛疫情不曾发生，时间未曾消失。当然，这是假象。当沙龙开始，王伟吹起长笛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孤独。无论是巴赫用数学构建出的神性，还是泰勒曼的优雅与柔美，或者帕格尼尼的自然和纯净，都被他吹奏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这是怎样的笑容都掩盖不了的。

这个孤独，在尼埃克敲响“巴拉风”之后，陡然消失了。尼埃克扎着一条红头巾，穿着绚丽的短袍，用四根木槌，敲打着两排长长短短的木板。像雨打在树林中，像羚羊在奔跑，像一群黑人在一座草屋前踩着脚跳舞。王伟的笛声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张望着、探寻着，挤进了人群之中。随着他们的舞步，他缓慢地滑行着。人群越来越兴奋，变得骚动不安，发出喧嚣的大笑与狂野的叫喊。这喊声几乎淹没了拘谨的笛声。然而笛声并没有变得慌乱，他似乎在这个喧闹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快乐，找到了音乐的本意。他变得生动，他自在旋转起来，四处奔跑着。人群开始向他呼喊，可是他们再也不能淹没他。他成了他苦苦寻找的那个自己。这一刻，他忘

了巴黎凄冷的雨夜，忘了曾横扫了整个世界的疫情，也忘了远远近近正在进行的战争。他的心里只有一种得到解脱的自由。这架来自喀麦隆的“巴拉风”，仿佛有魔性，它知道自由的精灵在哪里，它知道怎样释放。

前排是15根琴键，后排是27根，这架“巴拉风”与我常常在巴黎地铁里见到的很不一样。它是一个庞然大物，仿佛浓缩了一大片非洲森林。森林里生机勃勃，自在快活。每根琴键都是用非洲特有的古夷苏木制成。人们又把这种树木叫做“喀麦隆黑檀”，长长的每一块木头，

都散发着绿玉的光泽。每块木头的下面，各系着一只葫芦。葫芦大小不一，朝古夷苏木张着口，肚子上开着一个小心孔，小孔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蛛网。尼埃克用木槌虔诚地敲击着每一个木块。他有许多根木槌，每一根都用不一样的织物包裹着头部，像是他的法杖。他要用这根法杖，召唤藏在葫芦里的精灵。他能让每一个精灵开口说话，并放声歌唱。

苦难。然而大地上充满着角斗、追捕、陷阱和屠杀。长笛发出一声声悲悯的劝慰，“巴拉风”如蛇杖般敲打着诸般罪恶。民众与蛇杖久久缠斗着，我已经听不出那急切的音乐是劝慰还是警告，是救赎还是拷问。音乐慢慢停住，最后几个音符跌落在古夷苏木上，摔成了碎片。所有的精灵都钻进了葫芦，长笛的笛孔也变得空洞安静。只有外面的雨还在下着。一个婴儿发出了啼哭。那是尼埃克的孙子，躺在靠门的婴儿车里，挥舞着小手，伤心地哭闹着。长笛和“巴拉风”忽然停下来，让他不满，或者，吓了他。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我责备他说：“把三轮车蹬得像开飞机，你就不知道有多危险？要让你开汽车，你还不开心运载火箭？！”

车夫腼腆一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当地师傅都这么蹬，客人都这么坐。”说罢收了车费，蹬着他的“飞机”潇洒轻松地扬长而去。

我的家乡开门见山，大山是流传千年的“金字招牌”。家乡人对山里山外的划分，有其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般而言，到了浙南西部山区一个叫花甲岭的地方，便被称作“山里人”。“山里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家家户户都设有“堂前间”（相当于餐厅或客厅）。“堂前间”有七八个见方，中间穿插一张红漆四方桌，四周横放着足有二三寸厚的板凳，桌下摆着一米见方的火炉膛，泥灰足有尺把深。在寒冬腊月烤上火，整个“堂前间”暖烘烘的，山民们习惯喝茶配腌菜猫冬。

玉潭兄是我的少年同学，记得他家的“堂前间”烟火气十足，壁上挂满金黄色的玉米棒和明春播种的种子，顶上放着红薯。每次上门做客，他母亲总是将堂前的炉火捣鼓得红红火火，噼里啪啦炒爆米花让我们享用。他父亲是当地的老支书，喜欢叼着旱烟袋吧嗒吧嗒侃大山，给我们讲《山海经》里的故事。年少的玉潭兄两腮呈现“堂前红”，恰似两朵飞来的云彩，煞是惊艳。靛红的“堂前红”，足以说明他身上流淌着大山的血。他打小就上山砍柴放牛，大山孕育了他，陪伴他一路成长。

眼前玉潭兄的这部乡土散文集《见山》，于我既熟悉又陌生。全书共记叙了老家二十余座大大小小的山，涉及的历史人物约有百号人。每一座山的前面，都展现着一个动人委婉的故事；每一座山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活生动的历史。作者用丈量的步伐、渊博的学识和对人生丰富的感悟，牵引我们走进大山的深处，共同领略大山的风采，感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风土人情，了解名人逸闻，凝聚文化情结……

大山是时光老人恩赐大地的“时间胶囊”。富韬、刘基、吴成七、刘廌、刘豹、叶榛、刘耀东等历史人物，从远去的画卷中走来，走进了大山的历史。多少年来，周玉潭俨然是一位肩背行囊、疾步行走的旅人，他徜徉于南田山脉的腹地，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山寨废墟上，捡起了时光的砖瓦碎片，用带着情感体温的文字打捞散落的刻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符号

排是27根，这架“巴拉风”与我常常在巴黎地铁里见到的很不一样。它是一个庞然大物，仿佛浓缩了一大片非洲森林。森林里生机勃勃，自在快活。每根琴键都是用非洲特有的古夷苏木制成。人们又把这种树木叫做“喀麦隆黑檀”，长长的每一块木头，

都散发着绿玉的光泽。每块木头的下面，各系着一只葫芦。葫芦大小不一，朝古夷苏木张着口，肚子上开着一个小心孔，小孔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蛛网。尼埃克用木槌虔诚地敲击着每一个木块。他有许多根木槌，每一根都用不一样的织物包裹着头部，像是他的法杖。他要用这根法杖，召唤藏在葫芦里的精灵。他能让每一个精灵开口说话，并放声歌唱。

早年，故乡航天城西昌没有人力三轮车。就是有，也穿得坐不起。后来定居外省，回老家偶尔坐过一回，那三轮车跟大凉山上飞翔的苍鹰一样，让人着实感受了一回地面上的飞翔。

从报社到南门汽车站大概三公里，大部分是下坡路。出门遇到一辆人力三轮车。上了车，孩子坐中间，我和妻子一人坐一边。喊了一声“坐稳呀”，他的车便风驰电掣一般，在下坡路上飞起来，只见越飞越快，越飞越快，车夫的黄马甲像一对翅膀凌风剧烈翻飞，发出哗啦啦的急促的声响，而且越来越急，越来越急。三轮车顶上的小车棚兜满风，像一个小型号的降落伞包，把车往天上拽。车倒右拐，我们一家立即向右边挤作一团；车倒左拐，我们一家立即向左边挤作一团。好不容易上了一段平路，三轮车就开始像水蛇一样在行人中穿梭，行人像训练有素的一样，一听三轮车特有的铃声，立即像海底的水草一样闪开，等三轮车从他们的腋下过去，他们又像水草一样恢复到路中间来。

明起刊登一组《出门俱是看花人》，责编吴南瑶。

每一个大山怀抱里的孩子，心里总驮着一座会飞翔的大山。那是一道耀耀夺目、永不熄灭的火光，一个早年就孕育着一个关于少年的梦想。近年来，文成县以周玉潭等为代表的一群以弘扬地方文化为己任的乡土作家群体迅速崛起，这是一种好现象。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文成的山山水水，他们的笔触浸透到了乡土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乃至断层的根须之中，他们贪婪地汲取着养料，他们试图改变当下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文学萧条乃至颓废的现状，形成一股力，逆流而上，异军突起。

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靠近乡土文化的文学为自身挤出一条道的同时，也为乡村文化寻找了一条光明且有效的行走路径。从这一点上，《见山》可以说做得十分出色。

正如作家余光中所说的，“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

都散发着绿玉的光泽。每块木头的下面，各系着一只葫芦。葫芦大小不一，朝古夷苏木张着口，肚子上开着一个小心孔，小孔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蛛网。尼埃克用木槌虔诚地敲击着每一个木块。他有许多根木槌，每一根都用不一样的织物包裹着头部，像是他的法杖。他要用这根法杖，召唤藏在葫芦里的精灵。他能让每一个精灵开口说话，并放声歌唱。

苦难。然而大地上充满着角斗、追捕、陷阱和屠杀。长笛发出一声声悲悯的劝慰，“巴拉风”如蛇杖般敲打着诸般罪恶。民众与蛇杖久久缠斗着，我已经听不出那急切的音乐是劝慰还是警告，是救赎还是拷问。音乐慢慢停住，最后几个音符跌落在古夷苏木上，摔成了碎片。所有的精灵都钻进了葫芦，长笛的笛孔也变得空洞安静。只有外面的雨还在下着。一个婴儿发出了啼哭。那是尼埃克的孙子，躺在靠门的婴儿车里，挥舞着小手，伤心地哭闹着。长笛和“巴拉风”忽然停下来，让他不满，或者，吓了他。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我责备他说：“把三轮车蹬得像开飞机，你就不知道有多危险？要让你开汽车，你还不开心运载火箭？！”

车夫腼腆一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当地师傅都这么蹬，客人都这么坐。”说罢收了车费，蹬着他的“飞机”潇洒轻松地扬长而去。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我责备他说：“把三轮车蹬得像开飞机，你就不知道有多危险？要让你开汽车，你还不开心运载火箭？！”

车夫腼腆一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当地师傅都这么蹬，客人都这么坐。”说罢收了车费，蹬着他的“飞机”潇洒轻松地扬长而去。

青山妩媚

富晓春

从吴地山，我们追寻着温州鳌江狭窄却奔流千年的历史源头；从吴成七寨，我们体验着一个草寇仓皇的发迹史及他的艰难与无奈；从五角仙峰，我们隔着时空遥望着“三不朽”伟人刘基当年重出江湖的华丽背影；从石圃山，我们感受着旧时山水文人肆无忌惮的闲情逸致……在作者平实的叙述中，有历史，有现实，有珍贵的老照片，也有传说和典故。

对于乡村写作者而言，衡量一本书的真正价值，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它背后蕴藏的地方文化含量的附加值。在本书作者的点化下，《见山》赋予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它从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部关于大山、关于乡土的文化史志。

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靠近乡土文化的文学为自身挤出一条道的同时，也为乡村文化寻找了一条光明且有效的行走路径。从这一点上，《见山》可以说做得十分出色。

正如作家余光中所说的，“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

都散发着绿玉的光泽。每块木头的下面，各系着一只葫芦。葫芦大小不一，朝古夷苏木张着口，肚子上开着一个小心孔，小孔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蛛网。尼埃克用木槌虔诚地敲击着每一个木块。他有许多根木槌，每一根都用不一样的织物包裹着头部，像是他的法杖。他要用这根法杖，召唤藏在葫芦里的精灵。他能让每一个精灵开口说话，并放声歌唱。

苦难。然而大地上充满着角斗、追捕、陷阱和屠杀。长笛发出一声声悲悯的劝慰，“巴拉风”如蛇杖般敲打着诸般罪恶。民众与蛇杖久久缠斗着，我已经听不出那急切的音乐是劝慰还是警告，是救赎还是拷问。音乐慢慢停住，最后几个音符跌落在古夷苏木上，摔成了碎片。所有的精灵都钻进了葫芦，长笛的笛孔也变得空洞安静。只有外面的雨还在下着。一个婴儿发出了啼哭。那是尼埃克的孙子，躺在靠门的婴儿车里，挥舞着小手，伤心地哭闹着。长笛和“巴拉风”忽然停下来，让他不满，或者，吓了他。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我责备他说：“把三轮车蹬得像开飞机，你就不知道有多危险？要让你开汽车，你还不开心运载火箭？！”

车夫腼腆一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当地师傅都这么蹬，客人都这么坐。”说罢收了车费，蹬着他的“飞机”潇洒轻松地扬长而去。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都散发着绿玉的光泽。每块木头的下面，各系着一只葫芦。葫芦大小不一，朝古夷苏木张着口，肚子上开着一个小心孔，小孔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蛛网。尼埃克用木槌虔诚地敲击着每一个木块。他有许多根木槌，每一根都用不一样的织物包裹着头部，像是他的法杖。他要用这根法杖，召唤藏在葫芦里的精灵。他能让每一个精灵开口说话，并放声歌唱。

苦难。然而大地上充满着角斗、追捕、陷阱和屠杀。长笛发出一声声悲悯的劝慰，“巴拉风”如蛇杖般敲打着诸般罪恶。民众与蛇杖久久缠斗着，我已经听不出那急切的音乐是劝慰还是警告，是救赎还是拷问。音乐慢慢停住，最后几个音符跌落在古夷苏木上，摔成了碎片。所有的精灵都钻进了葫芦，长笛的笛孔也变得空洞安静。只有外面的雨还在下着。一个婴儿发出了啼哭。那是尼埃克的孙子，躺在靠门的婴儿车里，挥舞着小手，伤心地哭闹着。长笛和“巴拉风”忽然停下来，让他不满，或者，吓了他。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我责备他说：“把三轮车蹬得像开飞机，你就不知道有多危险？要让你开汽车，你还不开心运载火箭？！”

车夫腼腆一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当地师傅都这么蹬，客人都这么坐。”说罢收了车费，蹬着他的“飞机”潇洒轻松地扬长而去。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我责备他说：“把三轮车蹬得像开飞机，你就不知道有多危险？要让你开汽车，你还不开心运载火箭？！”

车夫腼腆一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当地师傅都这么蹬，客人都这么坐。”说罢收了车费，蹬着他的“飞机”潇洒轻松地扬长而去。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千多米的下坡路，车子又开始飞起来，路面不平，我们就像是竹匾上被人家筛起来的土豆，天上地下全旋转。孩子惊吓得闭上眼睛，我大声疾呼：“师傅，慢点，师傅慢点！”车夫潇洒地吹着口哨，说：“我还没用全速呢！这么慢，就把你们吓趴了。”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素以为绚（篆刻）刘一闻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地面上的飞翔

李新勇

待到了目的地停车，妻子像筛糠一样抖动，坐在中间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边上去了，我却不知什么时候给抖到中间，左右手臂一边一个，紧紧搂住妻子和孩子。孩子吓得不轻，好半天才敢睁开眼睛；妻子好像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居然面不改色，心跳有没有加速不知道。

我责备他说：“把三轮车蹬得像开飞机，你就不知道有多危险？要让你开汽车，你还不开心运载火箭？！”

车夫腼腆一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当地师傅都这么蹬，客人都这么坐。”说罢收了车费，蹬着他的“飞机”潇洒轻松地扬长而去。



明起刊登一组《出门俱是看花人》，责编吴南瑶。

十目谈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